

明代江南士人的抄书状况分析

高鸿德

(新疆理工学院 新疆阿克苏 843100)

【摘要】 抄书是古代图书收藏和流通的重要途径,人们开展抄书活动,一是为了供自己阅读;二是出版售卖;三是出于收藏需要。明代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繁荣的时期,在文化社会上也表现出一种活跃的氛围。就明代的抄书活动来看,其更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江苏、安徽等地,书坊开办比较多,所以江南士人从事抄书活动的也比较多。对此,本文选择明代江南士人为例,研究他们在明代的抄书生活现状,研究对于更好的把握抄书活动的特点和发展,明确这一活动的功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

DOI: 10.18686/jyyxx.v2i10.36662

虽然除了抄书活动,雕刻出版艺术在这之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抄书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抄书活动在明代依然比较盛行,且明代是我国抄书活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名家抄本内容珍稀,且有书法艺术的成分进行包装,让这些抄本都带有一定的艺术风格和特色。这一时期江南士人是抄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抄书所形成的珍本、善本以及秘本等大大增加了社会收藏量,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规范化的印刷模式而言,抄本中蕴含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成分更多。

1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生活背景

1.1 江南士人抄书文化形成背景

在我国早期历史中,私家藏书比较多,也是文化传承中的瑰宝。不管是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在后世的文化舞台上,这些私家藏书的历史、文化等价值都是巨大的。古代因为没有现代快捷的印刷条件,所以抄录是文字、书籍等传承的重要方式。抄书是私家藏书的基本来源,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最基本、也是最必要的传书形式之一。但后来雕版印刷术出现后,抄书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士人们开展的抄书活动十分火热。

明代,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促进了这一时期书籍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藏书数量大大增加。数据统计显示,明代著名藏书家就多达400多人,而这些藏书家,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江南一带,其中以苏州和浙江为主。在古典记载中,提出一些藏书家因为地理位置闭塞,或者是因为经济条件限制,所以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藏书,还有一些秘本没有纳入雕版印刷中,世间罕见,视为孤本或者是绝版,这些书籍成为藏书家们所热衷的抄录对象,在藏书家之间相互传抄。此外,明代江南地区的书价是相对昂贵的,所以,这时候,藏书的成本也更高,藏书家需要收纳的藏书众多,全部购买代价大,能够承受这种代价的藏书家并不多,所以抄书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同时也能够满足他们的藏书愿望。

在明代江南一带,人文荟萃,学术氛围比较浓。受到浓厚的文化熏陶,士人们对于学术研究比较热衷。这

时的江南地区藏书家形成一个文人集团,他们对于考订、收藏、校正、鉴赏等方面颇有成就,这些都是促进明代江南士人抄书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对于现存的明代江南士人的藏本研究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众多藏书家中,不管他们的家境条件是坏是好,抄书生活都是他们藏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相对来说,探究明代江南地区的士人抄书生活,一方面可以研究相关士人抄书生活的个性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把握明代藏书家史。

1.2 江南士人抄书的意义

总体来看,明代江南士人抄书具有重要意义。藏书家们的抄书活动一般都是贯穿在他们全部的藏书生涯中的,相关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明代社会进行了综合反映。首先,可以看出,从藏书人的藏书中,可以把握他们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异性,一些交通不发达地区的藏书家,书籍流通困难;其次,藏书价格区域差异显著,一些藏书家因为无力承担较大的藏书支出,所以会更多的选择抄书活动,这一点也是研究当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料;最后,藏书家因为自身爱好的不同,他们在藏书中也会有不同需求,而在同行之间的书籍传抄行为反映的是藏书家之间选择的一种实用性、性价比比较高的藏书手段。在研究中对于江南士人抄书生活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挖掘明代江南地区藏书家藏书倾向。

此外,就抄书结果来看,这一活动有效的促进了图书的流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抄书活动还促进了古籍的传承;也在图书的传抄中促进了江南士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就明代江南士人的抄书生活来看,相关活动在藏书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对于这一时期区域文化史、学术史以及经济史等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相关研究之间的关联性也比较强,所以其实用价值较大。

2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发展历程

书籍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中意义重大,其价值不可估量。而书籍的传抄、收藏、印刷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就明代藏书家的分布来看,因为当时明代经济中心南移,所以藏书

活动在南方地区更加普遍,明代北京是政治中心,所以北京地区的藏书也非常丰富。藏书的存在才会引起抄书活动,藏书家也参与抄书活动,所以抄书和藏书的发展也有密切关联。

2.1 政府引领藏书活动

明成祖在位时期,倡导发展儒家文化,在统治中,也使用儒家思想主导,并采取有力措施来扩充藏书。他不仅命人进行图书编纂,也大力在民间收购奠基,对于天下遗籍,都收入国库藏书之中,由此推动了国库藏书发展的空前繁荣局面。这种重视藏书活动的行为,使得在这一时期,抄书活动随之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明人开始参与到抄书的活动中,藏书家们也纷纷参与,抄书活动成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们热衷的艺术文化生活之一。

2.2 经济发展促进藏书活动开展

明朝初期,国家重农政策推行后,成效显著,农业户口不断增长,国家粮仓充实,经济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一时期,国家农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这对于社会工商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让社会藏书风气快速崛起,为抄书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2.3 士人对经典书籍的热衷促进抄书活动繁荣

虽然在明朝后期,刻板印刷、雕版印刷术都实现了发展,但是社会对于图书的需求量也在增长,藏书需求旺盛。印刷术使用,虽然能够大大提升书籍出版效率,但是图书种类繁多,印刷也不能涵盖全部的典籍。而在明朝的政治管理中,倡导儒家文化,因此对于其他思想文化存在一定的打压行为,对于一些典籍、秘本等,政府是禁止在市场流通的,所以,想要这些典籍进行收藏,传抄是最好的方式。

3 明代江南士人抄书生活分析

在明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的倾向,随着南方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江南地区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是因为地区文人墨客汇集,多有一些传世之作,也就造就了地区的浓厚的文化和学术研究氛围。这一时期,江南士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比较普遍,他们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对于一些经典著作、文化典籍、秘本等也非常热衷。这时候的江南士人,大多数进行抄书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拓印孤本,收藏典

籍,很多文人更多的是将抄书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他们在抄书中品味人生,解读作品,学习知识。此外,在抄书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的练习自身的书法,在抄本中,他们也尝试了使用不同的书法字体,所以抄本的功能多样。抄本本身不仅具有书籍所具备的基本文化传播功能,更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这些江南士人开展抄书活动,更像是将这一活动融入到自身的生活中,将抄书活动贯穿自身生活的始终,他们对于抄书充满热爱,所以才能够持之以恒,甚至抄录出很多著名的作品,流传后世。

4 结语

纵观明代抄书历史,可以看出,抄书活动的发展是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抄书作品自身具有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研究价值重大。而就抄书活动这一行为来看,在江南地区的文人墨客之所以比较典型,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朝的经济繁荣是抄书活动的重要基础,而政府对于藏书活动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抄书活动的发展。抄书活动的盛行也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一定的关联。抄书活动在印刷术出现后,依然能够存在,一方面是印刷术自身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政府对于部分典籍的禁止政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江南士人自身的经济条件制约。就抄书这一活动来看,抄书自身具有一定的严谨性、规范性,对于传统典籍、秘本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抄书中所体现的书法艺术、排版艺术等,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抄书活动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传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当前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对于传统书籍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观点中,认为传统书籍有被完全替代的可能,这是不正确的,图书典籍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价值是巨大的,这些是电子书籍完全不能与之媲美和替代的,在文化传承中,不同文化载体都有其价值,不应该笼统来对待和分析。就像抄书活动一样,现代手工书写频率的不断降低实际上对人的涵养和艺术素养的培养是不利的,抄书过程中的锻炼,对于人的培养也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高鸿德(1986.8—),男,甘肃靖远人,硕士研究生,教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史)。

【参考文献】

- [1] 石静. 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研究——基于魏晋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写的考察[J]. 现代出版, 2019(2): 68-71.
- [2] 王帅. 藏书宜子弟 种木长风烟——明代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J]. 收藏家, 2018(6): 25-31.
- [3] 侯富芳. 半间书屋传四世 千卷书香润长淮——陈畏人、陈慎侗父子藏书整理手记[J]. 江苏地方志, 2018(3): 45-48.
- [4] 温庆新. 明代传抄之习与藏书家之编目——以对章回小说的著录为例[J]. 图书馆杂志, 2018, 37(9): 96-101.
- [5] 王安功. 风尚与渠径: 明代江南“书香门第”的构建及启示[J]. 图书馆论坛, 2015, 35(3): 41-47.
- [6] 陆素芹. 明代苏州万卷藏书家以抄书保存流传典籍的功绩[J]. 图书馆, 2006(4): 117-119.
- [7] 曹晓帆. 清代苏州万卷藏书家的抄书活动及其功绩[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6): 141-143+132.
- [8] 李洁. 明代苏州无锡万卷藏书家的抄书刻书活动[J]. 山东图书馆季刊, 2004(4): 43-46.